

榆奶奶

耿艳菊

春天是一个鲜亮的季节。这“鲜”字不单是视觉上的花红柳绿,还是味觉上的清新绵远,鲜亮着时光,走多远,都会记得那一碗熟悉的老味道。

榆钱饭就是其中一种。

我们都叫她榆奶奶。其实她并不姓榆,只因她家的院子里长着一棵榆钱树。

这不是一棵普通的榆钱树,年岁久远不说,还特别粗壮繁茂,两个人也合抱不来。也许是因为年岁大,也许是蓬勃的气势,我们周边几条胡同里的人说起榆奶奶家的榆钱树,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

自我记事起,榆奶奶就是满头银发、笑咪咪的样子,二十多年后,我离开家乡,站在榆树下和她告别,她依然是满头银发、笑咪咪的样子。

榆树,是我们亲切的叫法。大家对榆树不但有敬畏,还特别亲,似乎那是生活中悲欢苦乐的依靠。邻里有矛盾,谁家有了争执,一

时解决不了,就一起去榆树下,请榆奶奶说道说道。准遇上难了,坎了,也喜欢到榆树下静静地待一会儿。榆奶奶从不唠叨劝慰,她就像慈祥又善解人意的老祖母,在一旁安静地看着,递上一杯水,一盘松软的点心。

榆奶奶是孤寡老人,一个人生活,而她的日子并不孤寂。她是我们大家的亲人,她的小院里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

春天,榆树下很热闹。这时,大家有很多空闲时间,胡同里的婶婶大娘喜欢聚在榆树下做些零碎的活计,织毛衣,绣鞋垫,缝缝补补,聊着闲天。孩子们在旁边欢闹着跳格子、跳皮筋。榆奶奶忙着给孩子们找吃的,她宝贝一样藏起来的糖果、蛋糕,那是城里的外甥女看望她时带来的。

榆树的枝上卧着一串串鲜绿的榆钱儿,阳光像一泓清水,洒在榆钱儿上,鲜亮里透着清澈,宛若一串串绿水晶。

偶起一阵南风,吹动榆树枝条,院子里便

会悠悠地浮动着榆钱儿新鲜的清香,欢快地,调皮地,在大家的鼻翼间游逛。

大家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的活计,仰望鲜嫩的榆钱儿。院子里却不见了榆奶奶。

不一会儿,来了两个年轻人,搬着梯子,后面跟着笑咪咪的榆奶奶。她说,中午都不走了,我请大家吃榆钱饭。

榆钱饭不是珍贵饭肴,却是春天的一道时令鲜菜。它质朴家常,不稀奇,但又因其短暂的时令,勾动着人们的味蕾。

摘下新鲜的榆钱儿,清洗晾干,拌上面粉,上锅蒸熟,然后调一碟酱汁拌匀,再放一些香油,清清淡淡的,味道却回味无穷。这就是榆钱饭。做法简单,吃起来令人难忘。

两个年轻人沿着梯子爬上榆树撸榆钱。最开心的莫过于孩子,又唱又跳。婶婶大娘们站在树下指挥着,闹腾腾的一院子笑声。

春天,仿佛从这时才真正到来。吃了榆钱饭,剩下的榆钱儿,榆奶奶就给没有吃上的邻居

送去,让大家都尝尝春天的鲜味,她才能安心。

我们这片胡同前面有一条湍急的河流,要想过到对面得绕很远的路。榆奶奶的孩子带着大家在河上架起一座桥,架桥时遇到暴雨,他为了抢救架桥的一根木头,被冲到了水深的下游,再也没能回家。榆奶奶早先没有生养,人过半百,才领养了这个孩子。古稀之年,又失去了这个孩子,她花白的头发,一夜之间全白了。

大家拥到榆奶奶的床前,拉着她的手,纷纷表示,从此,他们都是她的孩子。榆奶奶这才振作起来。

榆奶奶在大伙儿的照顾下,在榆树下,平静祥和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天。90岁那年,她在睡梦中安详地离开了。

榆奶奶走后,大伙儿轮流照看着榆奶奶的院子,像她还在时那样整洁温馨。榆钱树每年都那么茂盛,春天,大家还像过去那样,一直保持着吃榆钱饭的习惯,似乎只有吃了榆钱饭,才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争艳

刘文正 摄



马边小记

钱声广

春意融融,我们走进了一个以“茶马安边”命名的地方——马边。

在四川乡村文化艺术院筹划“走进彝茶之乡——马边”考察调研采风活动时,我就对马边这个名字充满好奇。相传这里从唐朝起就有了茶的贸易,到宋时逐渐形成了交易市场,至明朝时更是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安边”之策。尽管有如此说,但我还是觉得那时的马边地处边地,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彝茶市场的形成有诸多的困难,形成彝茶文化的条件更是缺乏,我想马边这个名字在历史上也许曾承担过戍边的功能。

到了马边一了解,果不其然。万历十七年(1589年),大明在此建城时,曾派驻“马边营”,驻扎士兵两千名,目的是守备马湖边境的“边徼之末”,故而称其为马边。从此,开启了中原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交融的先河。

漫长的历史长河,记录了马边人的筚路蓝缕、峥嵘岁月。近年来,马边根据自身的环境特点,策马扬边,把发展彝茶作为富民的一项重要举措,现有茶园23万亩。如今的马边山川秀丽,清流如玉,民众生活安逸。

我对有文化底蕴的小城尤为喜欢,往往是住进酒店,行李甫卸,就急着想到处走走。

春天的边城,抬头所见到处是花团锦簇,生机勃勃。城市虽不大,但依山傍水。它

西靠真武山,对岸是莲花山,马边河穿城而过。整座城犹如一幅泼墨山水画,城中有山、有水,城外山水相连。

趁晚餐前的一个多小时,我沿着马边河随意地走走。马边广场靠河一侧,四川乡村文化旅游节开幕时搭建的商铺,差不多有一公里长。既有卖鞋帽衣服和饰品的,也有卖土特产和地方糕点小吃的,琳琅满目,丰富多彩。来逛商铺的有外地人也有本地人,还有三三两两着彝族服装的青年男女,他们在精挑细选自己喜爱之物。身临其境,让人不由得生出“安逸”一词。

途中遇一彝家少女,清秀秀秀的,一看就是位中学生,手提的塑料袋里装有两本书,想必是刚从书店里买的。只见少女交替着把书拿出来,看看封面后又轻轻地放进手提袋里,看得出她很喜欢这两本书。少女似乎察觉到我在观察她,回过头来报以腼腆的一笑……此时,我又想到了一些柔和的词汇,如婉约、娴雅之类,仿佛和这边城的无限春光交融在一起。

次日早餐后,我们驱车前往“云上福来”参观考察。福来,是一个彝汉多族群杂居的村落,距离马边县城只有10余公里。该村除了云海青山中的千余亩茶田外,还建有集居住、餐饮、观光、娱乐于一体的卡莎莎乡村度假区。来过这里的人形容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这“翡翠”之中,感叹其具有娴静优雅、超凡脱俗的气质。

车在盘山公路上行约30分钟,我们便

下车在山道上边走边看。山中不时有云雾腾起,青山如同一团团毛茸茸的绿球,夹带着一阵阵清凉的风扑面而来。常言道,雾里茶山,云雾对茶叶的生长极为有利。正当大家陶醉在这绿云滚滚之中时,不知是谁惊叫一声:“看,那就是情人石!”大家几乎是统一动作,转头回望,只见对面的山崖上有两块岩石,极像是一对情侣在亲昵地说着悄悄话……

在“云顶福来”参观时,我有意识地与当地媒体一位叫吉时拉根的帅哥攀谈,想从他那里了解到更多的彝文化。他对福来这个地方赞不绝口,称“福来”是一个从蓝天白云上落下来的词,一个从青山绿水间蹦出的词,一个在古老的歌谣和美丽的传说中被无数次礼赞的词。他说,卡莎莎乡村度假区正是以福来独有的天然禀赋、人文历史为根基,以彝文化为灵魂,打造出的一片如世外桃源般的感恩之地……

时间过得很快,大家都觉得还没有参观尽兴。在返回马边县城的路上,我的脑子里一直回响着吉时拉根给我哼唱的那首歌——《我在福来等你来》,“云雾深处的福来”“茶花飘香的福来”“爱在这里爱开花,情在这里情飞扬,情人石下望一眼,一生一世爱不变”“我在福来等你来,你来你来福就来”……

多么优美动人的一首歌啊,像情歌,也像感恩的歌,它无疑是马边在推进乡村振兴中谱写的一曲文化振兴的动人乐章。

十年感怀 (外一首)

张成行

两个灵魂紧紧相拥
如天边两片交织的云朵
朝霞映红了你的全身
我便全身被朝霞映红
你在晚霞中放射出紫色的光芒
我使用紫色纵情歌唱

两个灵魂紧紧相拥
如沱江嘉陵江汇于长江
你在三峡的激流中奔腾
我便是三峡奔腾的激流
你又义无反顾地奔向大海
我便是吴淞口欢快的波浪

等待我

请您静静地等待我
不要怕漆黑的夜晚
哪怕是狂风暴雨
我一定会来到你的面前
为你唱出那首歌
唱出我心中的月光我的缠绵

请你静静地等待我
不要怕漆黑的夜晚
哪怕是天旋地转
我一定会来到你的面前
为你唱出那首歌
唱出你心中的朝霞你的期盼

马尔康,我在你 无声的箴言里笃行

刘德荣

沿梭磨河源头羊拱山西北麓,顺流而下
将从前那些悲伤、苦难化作流水
看嘉绒少男少女们吟哦
仓央嘉措《那一天》不死的爱
在马塘村,在晨钟暮鼓里
重读阿来亲手给我签名的《尘埃落定》
去松岗柯盘天街踱一踱
那有1300多年历史的
由青石板铺就的路
傍晚,狂饮
感受夕阳的虚幻,夜里梦别我的断肠人

做一个身披晨光的嘉绒人
在卓克基土司官寨,西索村
直波碉群,梭磨河峡谷
看牛羊翻动草地
瞭望雄鹰搏击长空,白云书写柔软之美
在雪马山峰,练习滑翔

在白纸上写下:
雪山、草地、海子、茶马古道、碉楼
写下爱
爱游牧的牧人,爱耕种的农人
爱旭日、炊烟、丛林、花蕊、蝴蝶、飞鸟
爱那由远而近
来至青山绿水中的天籁之音
爱我所能极目的马尔康疆域……

写给桃花

王伟

你从明媚的春天走来
铺成了一片花海
绽放你粉红的笑靥
烂漫你多情的风采
蜂飞蝶舞伴你
芳心为谁而开

你从文人的笔下走来
优美的诗颂扬你
娇媚的词褒奖你
多彩的画描绘你
锦绣的赋渲染你
你丰富着他们的想象

你从历史的深处走来
穿越了多少朝代
阅尽沧桑兴衰
一年一度春去春来
繁华落幕
你依然风采不变